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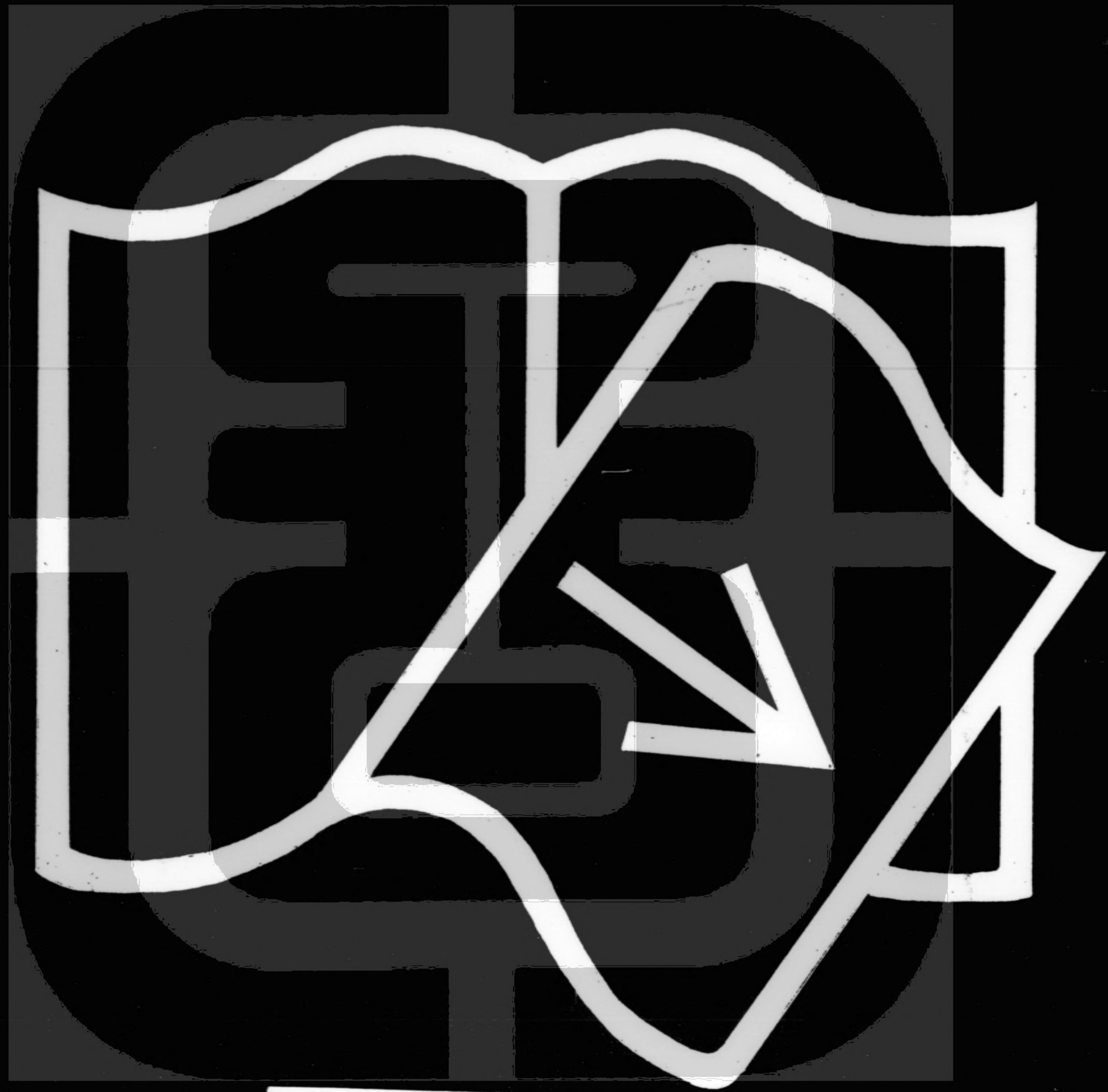
程

代一錢問之終不言其名詢之左右即前訟地老民也公既至
部則有朝鮮討倭兵未盡撤當給餉他官皆避險憚於行部堂
以公姓聞者皆危之諷公力辭猶可易公曰人臣無擇利害此
非王事耶遂行賚五萬金星馳而東出山海關天雨泥濘時虜
騎充斥大閩遼左乃去輿乘馬日夜馳不敢安抵廣寧公體為
瘁因烙血督府乃令他官持以去而公還里中改年疾復作逾
數月乃易箆則庚子五月廿九日也距生嘉靖丙辰五月八日
得年四十有五所配王孺人舉丈夫子二長學元次登元女二
孫男女各一俱幼云趙子曰余觀於公而重有慨也位不稱德
用不究才豈公之謂耶理官固以長短佐御史臺治而公不以

操切博能吏聲與脫兩生之獄厚矣迺其鋤豪右哀寡弱發筐
中人之寃又何健也抑實陰行善焉將無季公之德不衰耶論
其大者則事親孝承順無違言待仲弟怡怡誦習皆躬授之使
有聲於諸生惟孝友于兄弟大者如斯矣公之孤既以公納於
塋墩大金山之壙余小子不敏從而表之曰
明故戶部山東司主事前文林郎江西建昌府司理楊公澹中
先生之墓余小子有媿知己不獲盡侯苞之誼他日倘相過從
當指先生葬處為西州門也嗚呼慟哉

賜同進士出身徵仕郎翰林院檢討盱江門人趙師聖頓首拜
撰

難任怨乃以屬公、愕然曰是何與於我而為他人下石耶竟
置未減兩生得保其一其為長者如此然遇事明敏剛斷法無
所假新城寡婦無子僅有屋自棲乃貯夫之喪於堂不發為磚
壁障之以自守有豪者恃勢購其夫之無賴弟破壁發喪奪之
屋婦愬之府事下公公寘豪者罪或為請不聽卒追屋還婦瀘
溪民老而貧有地毗宜黃富民墓富民割其地為墓臂殺然不
可辯老民訟之官則為富民庇大不直老民老不服再三告皆
抵罪乃叩憲臺願質於公公方按牘沉思老泣曰無以為也三
年寃獄冀辯於明庭如復不然則從此已矣公為躬勘而富民
始屈卒追地還老民廣昌民有無行者間為攘竊族之富民亡



P3

其池魚意無行者乃召竹工為長筐束無行者置筐中活埋之
戒其弟勿言。則如筐中人人竟無敢言一日審辭中有此事
而無告者名公驚訝令多人蹤跡其弟乃出曰有揚公在吾何
畏竟吐實起死者視之面如生富民服罪人以為異公攝郡兼
攝南城邑義不持民一錢緩金悉以充他費兩為考官甲午如
魯丁酉如楚所推轂士遍天下也歲丙申考三年最季公得
贈如公官母吳氏暨配王氏皆得封孺人而公固受十數薦
當有徵命竟遷戶部山東司主事則前大計時為疑者所構
幾不可解及事白而徵命不及矣公之去建昌道經山谷中
一老人送之置饋以送曰感使君德無以報使君去願以壺餐

明故戶部山東司主事澹中楊公墓表

嗚呼此余郡舊司理楊公澹中先生之墓也先生以癸巳捧檄
理建昌拔余小子於諸生中甲午秋余小子敗於棘闈先生不
以為不肖知時不利也愈益獎進之曰有志者事竟成願無棄
前功爾越丁酉余小子獲舉於鄉戊戌再捷於南宮濫竽席常
余郡中不多余小子而多先生知人能得士也明年先生官戶
曹相勞於京邸歡甚乃倉卒有督餉之役竟別去一年而先生之
凶問至矣余與同館張君鳳翔為位以哭之張君亦先生司理
時所首拔於南城諸生中者無何先生之二孤以狀來余乃泣
而表先生之墓按狀公諱武烈字伯承別號澹中其先世祖諱

通者宋紹興中為歙州司戶叅軍子孫因家焉歷元迄國朝聚族郡城為著姓大父秀補博士弟子員負氣好俠徧交縉紳名士不問家業業漸耗舉五丈夫子而季子柰好俠輕財耗業益甚然人多獲其濟時以仁者有後期之已而果舉公公自幼穎異日誦數千言丙子補邑庠生壬午舉於鄉屢上春官不第授生徒講業家固四壁立自處泊如也已丑喪季公哀毀如禮壬辰以壁經冠同門為第九人成進士癸巳授建昌府推官推官從御史行部有例金公悉嚴卻之賄無由入庭中嶢然顧存心務寬恕恥為苛刻嘗曰向人之過不得已為之奈何以採切博能吏聲新城有劉生兄弟嘗以事得罪於府府欲厚傳之而

皇帝制諭署都督僉事楊鎮今命爾掛征虜前將軍印充總兵官鎮守遼東地方固守城池操練軍馬遇有賊寇相機勦殺其副總兵叅將各照地方分守所統官軍悉聽節制如制

奉行

制諭

嘉靖五年二月三十日

之寶

皇帝敕諭署都督僉事楊鎮今命爾掛印充總兵官與太監一同鎮守遼東地方整飭兵備修築城堡練撫士卒申嚴號令振作軍威遇有賊寇相機戰守凡一應軍機乏事須與鎮守巡撫等官從長計議停當而行不許偏執已見乖方誤事况遼東近來兵備廢弛軍士艱難而守邊官員又或貪功生事

啓釁召怨致虜寇讐報不已邊人荼毒地方疲憊實與先年不同爾爲朝廷武臣受茲委託務須與鎮守巡撫等官用心遂一整飭不可怠忽凡軍民利病可興可革者悉心訪究具實奏來處置爾尤須持廉秉公正已率下毋得循私貪利擾害下人及輕舉妄動致貽邊患如違罪不爾宥慎之慎之故諭

敕命

嘉靖五年二月三十日

之寶

皇帝制諭署都督同知楊鎮今特命爾充總兵官鎮守薊州永平山海等處地方固守城池操練軍馬遇有賊寇相機剿殺

其各路將官各照地方分守所統官軍悉聽節制如制奉行

制諭

嘉靖九年二月二十九日

之寶

皇帝敕諭署都督同知楊鎮今特命爾充總兵官鎮守薊州永平山海等處地方提督沿邊一帶營堡整飭兵備申嚴號令練撫士卒振作軍威遇有賊寇相機戰守一應軍機等事須與鎮守內官弁巡撫等官從長計議停當而行務在同心協力濟理邊務不許偏私執拗致誤事機爾爲武臣受茲簡任尤須持廉秉公正已率下使所部各得飽煖樂於戰守庶威武振揚克副委任毋或貪財害人致生嗟怨有妨操守如違

責有所歸爾其勉之慎之故諭

敕命

嘉靖九年二月二十九日

之寶

勅署都指揮僉事楊維大遼東駿陽等處十堡山深地廣相鄰
建州毛憐四衛夷人所宜設官專管今特命爾守備駿陽地
方其鳳凰城洒馬吉新安湯站鎮東鎮夷草河清河謙場等
堡俱聽爾一體管轄務要小心操練軍馬整器械修理城堡
以防賊寇以障居民遇有警急調遣各堡官軍相機戰守一
應軍情重務仍聽副總兵節制毋得偏執違拘尤須守已恤
軍不許貪尅壞事如違罪不輕恕爾其慎之故敕

敕命

嘉靖二十二年正月 日

之寶

皇帝勅諭署都指揮僉事楊維大今命爾充遼東游擊將軍統
領雜選定精銳官軍三千員名專在瀋陽駐劄時當用心操
練衣甲器械什物等件俱要齊備遇有賊寇侵犯其各城堡
官軍聽爾調遣仍聽鎮巡官節制調度截殺爾須身先士卒
毋或畏縮推避尤須持廉秉公善加撫恤振揚威武不許貪
黷苛刻及縱容部領生事害人以致軍士嗟怨如違罪不輕
貸爾其慎之故諭

敕命

嘉靖二十三年八月 日

之寶

勅鎮守遼東總兵官署都督僉事楊照巡撫都御史路可由即日秋深草木枯稿正當燒荒以便瞭望敕至爾等公同計議通行所屬選委乖覺夜不收遠出邊境哨探果無緊關賊情行令副叅守備等官統領精壯慣殺官軍各照地方分投布列營陣且哨且行出於境外或二三百里或四五百里務將野草林木焚燒盡絕使賊馬不得住牧邊方易於瞭守斯爲克稱委任若出境之時或計慮不周或紀律不嚴或圖獵貪利或逗遛失期以致猝遇賊徒不能應援或因尋殺零賊別

惹釁隙致誤事機甚者畏避艱險止令巡哨官軍夜不收人等於附近去處急遽縱火不問燃否就便回還虛應故事有一於此在法俱不輕貸事畢仍將撥過官軍姓名并燒過地方里數造冊奏總以憑查照施行爾等其慎之慎之故敕

廣 運

嘉靖三十七年十月十二日

之寶

勅鎮守遼東總兵官署都督僉事楊照巡撫都御史路可由近來達賊出沒無常各邊奏報聲息不絕虜情譎詐難以測度俱不可不先機防備即日天寒地凍馬肥弓勁正彼便於馳驟之時朕恐爾等因循怠惰廢弛邊備况又冬年節近或耽

於宴樂或私役軍士出境圍獵及採柴燒炭等項致虜乘隙
入寇貽患非細敕至爾等須嚴督所屬痛懲前弊晝夜差人
瞭望常如賊在目前用心整搦人馬鋒利器械遇有侵犯小
則相機戰守 大則互相傳報發兵應援或出奇截殺或設
伏夾攻務俾賊勢大遭挫衄庶副委託如或任其縱欲偷安
嬰城坐視地方受害責有所歸爾等其慎之慎之故敕

廣運

嘉靖三十七年十二月十五日

之寶

勅鎮守保定總兵官署都督僉事楊紹勳巡撫都御史張西銘
近來邊警雖少寧息然虜情譎詐不可不防朕恐爾等因循

怠惰廢弛邊備况又冬年節近或耽於宴樂或私役軍士出
境圍獵及採柴燒炭等項貽患非細敕至爾等須嚴督所屬
痛懲前弊晝夜差人瞭望常如賊在目前用心整搦人馬鋒
利器械遇有侵犯小則相機戰守大則互相傳報發兵應援
或出奇截殺或設伏夾攻務俾賊勢大遭挫衄副委託如
或怠職偷安嬰城坐視地方受害責有所歸爾等其慎之慎
之故敕

廣運

萬曆十五年十月二十三日

之寶

皇帝勅諭署都指揮僉事楊燮今命爾充副總兵駐劄遼陽地

方管理清河謙場馬根單孤山一堵墻散羊谷撫順會安東
州瀋陽靜遠平虜上榆林蒲河十方寺長安長靜長寧長定
長勇長營長勝武靜營奉集威寧營二十五處營堡河東一
帶開原海州險山瀋陽叅游守備備禦等官近轄兵馬悉聽
節制隨宜調遣與鎮守總兵官分地畫守居操練軍馬修理
城池撫恤士卒防禦虜寇有警調兵追勦傳哨收備一面會
行鎮巡一面徑自調遣如有將領玩視抗拒者會行鎮守撫
按官從重叅究仍聽總督官節制調度本營軍馬銀兩務要
着實勾補照數幫給尤須持廉奉法正已率下以副委任如
或貪肆怯懦致誤邊機國典具存決不輕貸爾其勉之慎之

故諭

勅命

萬曆十三年三月二十三日

之寶

勅署都指揮僉事楊紹祖近該督撫官題稱議改協守信地以
便責成要將前屯遊擊改為中後所遊擊該部議覆相應今
特命爾克遊擊將軍駐劄中後所管理本所東關沙河二驛
三道溝新興錦川高臺雙墩舖地方平時操練軍馬修理城池
防禦虜寇如遇有警東與中右所遊擊西與協守副總兵互
相應援併力截勦凡事與兵備官計議而行仍聽總督鎮巡
副總兵節制調遣尤須持廉奉法正已率下以副委任如或

貪殘憤事憲典具存决不輕貸爾其慎之慎之故敕

廣運

萬曆十六年六月十九日

之寶

皇帝勅諭署都指揮僉事楊紹祖今命爾充遊擊將軍統領曹家營遊兵爾宜時常訓練加意撫恤及修繕城堡哨探虜情撫賞屬夷查理屯田等項一應邊務悉聽爾分理其曹家寨提調屬爾管轄如本寨地方有警該路副叅聞報爾即統兵策應若古北口潮河以地方有警亦聽副總兵調度截殺不許輕率寡謀逗遛誤事仍聽摠督鎮巡及西路副摠兵節制爾項持廉奉法正已率下毋得貪黷僨事貽害地方致人嗟

怨如違法不輕貸爾其慎之慎之故諭

敕命

萬曆十九年十二月二十四日

之寶

皇帝勅諭署都指揮僉事楊紹先今命爾克遼東瀋陽遊擊將軍統領選定精銳官軍三千員名專在瀋陽駐劄兼管長營等堡時常用心操練衣甲器械什物等項俱要齊備遇賊侵犯聽總鎮巡并副總兵官節制調度截殺爾項持廉奉法撫恤士卒振揚威武毋或畏縮推避及貪黷苛刻縱容下人生事致怨如違罪不輕貸爾其慎之慎之故諭

敕命

萬曆十七年十一月二十六日

之寶

敕署都指揮僉事楊紹先今命爾充叅將分守遼東寧遠等處
地方駐劄寧遠自僊靈寺堡小團山興水縣白塔谷寨兒山
灰山松山寺訪河兒長嶺山椴木衝十營堡寧遠衛并中左
中右二所連山曹莊二驛共十五處及塔山備禦中右所提
調俱屬爾管轄務要操練軍馬修理城池撫恤軍士防禦虜
寇凡事須與兵備官計議停當而行如遇地方有警與寧遠
遊擊互相應援併力截勦仍聽總督鎮巡官節制爾尤須持
廉奉法正已率下如或擅役官軍營私贖利以負委任罪不

輕貸爾其慎之慎之故諭

廣運

萬曆十九年正月二十九日

之寶

奉

天承運

皇帝敕曰朕聞廉平之吏其後必興乃吏能廉平獨無善慶之
積義方之詒爲之開先乎爾楊柰乃江西建昌府推官楊武
烈之父識精藻鑑書究稗官卹窮踵市義之芳迪哲散籛金
之積睠茲祥刑之最嘉爾式穀之遺是用贈爾爲文林郎江
西建昌府推官渙明綍於楓宸賁寵光於蒿里

勅曰壽母燕喜詩人侈頌矧數問平反以爲起居之節其慈訓所迪曷可忘焉爾吳氏乃江西建昌府推官楊武烈之母性成靜約天與順柔贈珮範隆於宜家 and 九功成於啓胤身際鼎養譽暢絲綸稱極榮已是用封爾爲太孺人荷翟第之方新綏壽祉于未艾

敕命

萬曆二十四年九月十二日

之寶

奉

天承運

皇帝敕曰夫士起經術而任刑名即能嘉石稱平園扉無枉此通材也朕亟得斯材登進之於褒予奚勒焉爾江西建昌府推官楊武烈閱博之學敏練之猷首禮闈而對大廷試理官而當鉅郡閱歷三載最善來聞謂爾水清比守犀利比才兩造簡孚五辭審克朕甚嘉焉是用授爾階文林郎錫之敕命朕謂理貴不寬乃得情而喜鉤距而知以是言不寬乃寬也爾治既有狀尚益加懋茲勿沾沾自喜勿察察自役以光朕刑措之治欽哉

敕曰人臣狗國忘家豈爲徽榮於閨闈乃疏榮之典伉儷必均所以明一德嘉內助爾爾江西建昌府推官楊武烈妻王氏式遵姆訓祇慎閨彝夙佐鑽厲于青燈今資廉平于丹筆睠

予賢理徵爾壺儀是用封爾為孺人承象服以方新感鴻恩
而益茲

勅命

萬曆二十四年九月十二日

之寶

楊時栗傳

楊時栗薄萍鄉卒以引疾致仕時栗字也其名仲寬字而不簿
何居薄非時栗志也時栗家東郭則從胄子受博士書既卒業
成均下四方之士歸治別業得二隩區近者面城少遠者負郭
時栗善田文學文學故與殷司徒同師以故司徒入市中輒主
時栗余有事城府必司徒與俱司徒既就館或邀余余亦見客
始至則戶庭塗墍必飭必蠲下分畜盆魚列時木石庭上列古
良史圖畫若二代尊彝諸名家手澤在函古書在篋或授餐觴
豆刀匕必適或授館局牖几席帷寢必安余目司徒何楚也
司徒謂楊氏故饒至處士彥綱滋大時栗為處士獨予折節為
儒尊古而卑今負俗而崇雅則其性然也余察時栗願若雷踵

若輪齊若衡佩若委身若拊舌若捫余目司徒何恂也司徒謂時栗嘗問道東越及季氏門季謂諸君子幸從吾游宜莫如時栗溫其如玉時栗有馬其斯以為君子之容非色取仁而已文學則曰否君其以為楚其自奉則已涼君其以為恂其自律則已峻居常而御餘閣無特烹出得當於名公入得當於有士無私請易于時行沉潛剛克時栗其庶幾乎江方伯聞之曰揚君誠恂矣而田君侃自負願相與莫逆于心其幸異味而和兩君是也時栗次當謁主爵待時之清而後行先帝初始受萍鄉簿時栗歎曰舉世汶同耳如使吾為異惡用揭白日而為名高如使吾為同惡用逐波流而為厚利吾其以同而異殆亦託於浮沉者邪於是令移之獄必麗於法毋及不

辜令授之程必先以身毋坐不敏諸請問者詣簿簿輒麾之請者曰故簿皆然麾何為者簿叱曰故簿則可今簿則必不可邑人獨多簿安得吾簿令吾鄉無何監司行縣至簿攝尉故事當戎服前茅簿自念曰境內奉天子寵靈疆事無缺簿纍然故逢掖也奚跗注為監司以為訶簿曳長裾自若既而廉簿無却罷之項之簿病遂上所部乞骸骨歸部使者檄留之業已出境客叩之故蓋三問而後言往聞諸殷長公自公卿以至卒史皆仕也幸而得致乃為全歸吾踰艾而衰天佚吾以疾矣即拓落而返初服終不失什全吾歸矣歸踰月病浸深乃屏諸內人獨與文學同卧起時文學仲子瑞未字時栗長息申以婚姻而兩君結生死交肺腑不壺也廷梅亦為時栗獨子時栗馮凡而

詔之第父事文學兄事瑞禾絕口不屬家人產卒年五十有八
踰年而葬石壁山會司徒出鎮粵西余出鎮楚獨方伯始得謝
為之志為之銘踰十年方伯即世司徒及余皆家食余方假故
館以居廷梅感進曰先君子未奉一言其何以希不朽余敬
諾遂述平生之言以質司徒嗟乎斯人也斯世也宜居羸則以
好脩而屏末利宜躋顯則以直道而歿卑官宜胡為僅下壽而
正考終宜阜昌僅一子而獨當戶頤斯人亡矣斯世降矣乃今
司徒及余若方伯諸子環諸邑中即邑中賢豪長者不憚更僕
而悉數之又安得其二三與斯人齊一指也於是廷梅藉余言
以告文學文學曰然

萬曆九年秋七月朔邑人左司馬汪道昆撰

明故協守遼陽副總兵左軍都督府署都督僉事東海楊
公行狀

萬曆十六年七月十四日協守遼陽副總兵左軍都督府署都
督僉事東海楊公卒其明年三月孤子紹芙介其宗人三科武
舉夢熊來請狀余於公舊鄉人且職在外史故不辭而狀之公
諱燮字化和別號東海其先歛北人也洪武十年有諱得春者
勝國尚書之孫也戍邳州積功授燕山右護衛副千戶陞指揮
僉事十八年徙遼東廣寧前屯衛因家焉生子安襲爵陞指揮
同知安終子禮襲無嗣弟興襲興終子茂襲陞指揮使贈柱國
榮祿大夫茂終子鎮襲官至都督同知柱國榮祿大夫鎮終子

維大襲陞遊擊將軍贈柱國榮祿大夫維大終子照襲官至都督同知陣亡贈少保左都督無子維大之弟維藩以功陞指揮遊擊將軍陣亡贈都督僉事生熙及公公生而有熊羆之姿及長修肱偉幹才氣沈雄博學能文騎射絕人初與兄同爲經生兄早卒遺孤三人尚幼嘉靖四十四年公年廿三痛父死王事慨然有枕戈梟虜之志遂借襲祖爵爲復仇地明年領寧遠城選鋒把總尋兼中後所提調虜犯沙河驛公在陣斬首一級隆慶元年實授都指揮僉事金城守備撫院魏公議公之才氣金州無所用之處以西平當必有所表見疏上改西平守備二年三月虜犯西平公在陣斬首一級魏公喜曰西平堡一帶缺文

威而有惠恭寬以率下廉勤以奉公率衆必以身先任事不辭勞勩繕城隍障險明以預備不虞撫疲卒勵選鋒而三軍樂效整軍習陣號令約束凜如負冰窺敵制變虛實堅瑕洞若觀火少隸諸生屢居高等閒務之暇手不釋卷雅歌投壺賦詩擊劍事事皆精其居家事毋至孝一切家政必稟命而後行推友于之善子視三孤三孤長亦父事之紹勲襲指揮同知陞署都督僉事見任保定鎮守總兵官紹祖功陞都指揮使見任中後所遊擊將軍紹先襲任百戶功陞都指揮同知見任西平堡守備禦三姪雖鼎貴迄今同居則公之家範可知矣公嘉靖癸卯正月十六日生其歿也享年四十有六謀猷方壯績用方茂寵命

方隆朝野之倚公長城方重而年壽止此惜哉配贈夫人葉氏
劉氏孫氏皆先故其存者嫡夫人孟氏側室張氏子一人紹美
張出也尚幼未襲爵

外史氏曰昔有復父仇塞旗昌邑下顯名諸侯者公之復仇獨
塞旗也與哉廿四載在邊庭無歲不戰無戰不捷一時臺帥按
使者人人識公交口論薦咸以爲英奇天挺忠孝家傳說禮樂
敦詩書有儒將風天假之年底幾哉古之丈人在師中吉者也
考其世次二百餘年後先濟美爲世虎臣豐功亮節彪炳丹書
嗚呼休哉

萬曆十七年歲己巳三月望日京衛武學博士邑人胡沛然撰

明登仕郎樂平縣主簿崔丘楊翁行狀

翁諱用極字汝中號雪門筮仕更號崔丘以親扞祖隴崔形後
志思也歲戊戌二月四日考終正寢令子谷等拜泣請狀於余
余辱蘿蒿之孚習翁者素安敢以謗劣辭按揚氏系出周唐叔
虞後子裔茂衍非獨關西宋紹興中通公繇合肥來叅徽州軍
事厥司曰戶卒於任因家焉世居郡城上北市十二世曰璿公
翁曾大父也遷邑城東關應例輸粟賑饑授七品散官階宣義
郎賓于鄉者六孺人王舉丈夫子五家隆隆起壽各九十有五
大父彥純公葆真抱朴躋九十有三大母江孺人躋七十有九
父仲惠公善心計益拓先世業以七十老母潘孺人賢淑相家

亦登七十有六一門迪吉代有壽徵兩江方孝廉特書世壽顏
其堂云仲惠公復娶側室李出子一諱用楙翁則嫡冢也生而
穎敏過群兒稍長習博士業受尚書弱冠補郡弟子員尋例入
大學于時名雋士大夫爭先傾注績邑文簡葛公以經菟鳴翁
負笈往學甫及戶忽心動趣歸見母卧病床第間已昏瞶不可
藥因大慟毋復甦人以爲孝感使然自是依依承膝下權不遠
遊者數稔居恒師事岳父莊毅吳翁昕夕切劘躬行孝弟侍父
病親嘗湯藥宵衣不解密禱願以身代比卒含殮一循諸禮哀
毀躄踊幾不欲生弟楙無祿早世孺姪繼之李母弟婦形影相
吊公仰天長泣曰天平天平何降割我家至此極乎遂以家督

總諸務一切不敢貽庶毋憂令泉下之魂少慰萬曆壬午督糧
南部值族弟桂遘疾邸中爲博求醫調治即冗劇不暇而一湯
一餌必身親焉既知勢不可瘳則爲治棺衾悉從厚遣役召其
子扶櫬歸里族媪乏嗣捐所營宅若干楹爲族社春秋祀事得
沐餘波會族子侵漁湮滅更廿年所翁白諸族老曰負金滅祀
其如神不血食何爲通變計姑取毋錢以脩椒漿可也族老然
之由是廢社重舉釋褐主樂平簿諸善政不可枚述邑令謙宇
趙公祈節待之如運課一事監者不下百餘趙侯出忽失鏹一
封同役相視驚愕索其人乃役中孤豎也翁鞠得心憐之出其
金不實以法樂平接壤萬年二邑之鄙互有產雜於封外

後城楊氏完言 卷六
今上敕旨清丈豪右肆吞併者爭起雄心操戈相向翁約同官
下令所屬自肩輿外毋得一人闖入躬勘其地通融截補各以
地所近者相易而理畛限始定民到今尸祝之居任四載膺獎
者十三例當超擢翁喟然曰人生貴適志耳豈爲一命終身折
腰乎即掛冠行士民遮留之弗得也冰蘖自矢宦橐固應蕭然
而向日家溫亦復零替歸來僻處山庄杜門不入市一日雪霽
偶步沙阜見二三瞽者涉谿干之險恐積雪迷徑步武難測一
一親扶而過之路人相感頂禮誦佛號三而去力行善事垂老
不衰時取經傳格言錄之爲子孫勸戒即彌留之日無一語及
他但曰怨不可修德不可置若其慎諸語畢而逝嘗嘆古今人

不相及如翁者可多得耶使大之以祿位假之以便宜安知不
有掀揭之奇照灼古今而位不配德賚志以終悲夫距生嘉靖
丁亥二月廿九日辰時享年七十有二元配孺人吳氏舉四子
長谷娶荷池程敬祖公女仲名娶棠樾鮑正心公女叔善娶郡
城曹金公女季言娶婺源汪太宰鉞公孫別駕邵公女女一適
邑城黃武舉繼公子中道男孫十二城娶王莊娶孫堦娶王萬
里娶畢其培都坦瓊至超萬金萬全幼未娶女孫五一適坑口
項承尹一適荷池程九叙一適邑城汪文德二未字曾孫四金
璋金華金振金燦曾孫女二例得並書

萬曆己亥春二月吉旦春生畢鍊頓首拜撰

明故萍鄉縣主簿致仕楊君墓誌銘

楊君名仲寬字時栗歛東郭人也父曰彥綱公爲處士嫡母王氏母周氏楊君生二歲而周蚤世鞠於母王楊君性至孝卽童孺時事父母如成人禮長而痛母周之不逮養也且悲思問狀於父老長者求良工肖厥像爲圖歲時展拜以爲常楊氏故郭東望族而處士公以高貲雄里中楊君旣藉父業愈益兢兢務謙約在他富人子鮮不尚芬華兢兢靡麗楊君顧延訪師友學文爲儒已應例貢趨大學徧交海內賢豪士卽海內賢豪士莫不敬禮楊君重之越人李先生講聖賢之學楊君往從之遊一見歎曰本閩人多矣若楊生溫然如玉真吾徒也久之歸玉屏山

中修治別業山故多竹楊君愛之因號竹塢日坐一室焚香灑掃雜陳古書圖畫時一展玩若宋元國初人手筆尺楮片練或古款識器物即重購靡恡客至供餽務鮮靡厭自奉脫粟一菽晏如也楊君性廉靖雖日與達官貴人往來終不以交好私恩長者於是郡邑守令縉紳大夫又莫不敬禮楊君重之楊君初配汪氏繼室葉氏葉母貧無依楊君迎事之終其身楊君有友曰田君田君負才倜儻臨事風生楊君逡逡口不道一辭兩人者雅相善也出入必俱謀議必咨而後行蓋心莫逆言無違者幾五十年人謂兩君若甘辛異味而卒以相成愈益重兩君至比之雷陳云 今上改元楊君需次詮曹拜江西萍鄉縣主簿

簿壓於令即懷奇靡措第盡破故簿常調與民更始隨分盡職士民宜之監司者行部故事簿職巡警當戎服前茅簿獨不戎服前茅監司怒訶簿簿不爲動已而廉簿無他益重簿久之簿病忽忽歎曰夫仕卑者不辭奔走不羞跼伏爲五斗粟耳吾有負郭之田足供饘粥歲賦秫足具酒漿鷄豚之畜足供客羞玉屏山中有池亭竹樹足以娛老奈何終歲僕僕勞見筋骨爲他人役也遂解冠乞致仕部使者賢簿留之不聽竟買舟東歸歸而逾月而病轉劇度弗起屏妻妾弗近唯故人田君在進家人子弟肫肫訓戒皆省躬畜德崇儉尚實之語問家事不荅遂卒時隆慶己巳六月四日距生正德壬申九月八日得年五十有

八子一廷梅配謝氏女二長適田君仲子生員瑞禾次適吳僉
故侍御吳公漳孫也孫男三女二廷梅將以今年季冬二十一
日奉君柩葬於石壁山麓先期蒲伏造余請曰父之沒也中丞
殷先生業許爲狀今遠在西粵而父旦夕卽窆不能須臾俟先
生素知父願錫一言俾有耀於幽余往來玉屏山中覩楊君恂
恂若處女今出而當官顧屹屹樹立若此彼徒外厲而卒沒沒
泯泯以死者誠何足數哉銘曰有貴貴者孰謂之窮有永永者
亦旣考終嗟嗟楊君胡卑胡崇彼高者原鬱鬱葱葱爾樹爾封
望之隆隆於萬斯年君子之宮

隆慶庚午仲冬晦日通奉大夫貴州左布政使邑人江珍撰

壽一樂楊翁八十

徽郡甲東南之美歙州誇屬邑之雄地有吉士是惟山岳之所
鍾坦兮點也之心曲耄兮老氏之玄宗居今似古非庸庸所得
而同侯誰當之一樂楊翁翁事乾沒綽有士風不奇以異不執
而通屏俗事於煩襟延福利於無窮矧羸資足以怡悅有子可
以待封新正之吉介壽八十亦有淑人年式與匹燕咲一堂此
樂何極舞衣承歡之螽斯林林乎其遶膝椒花薦酒而童顏愈
春栢葉傳杯而真氣加益厥嗣彥端謀開壽席夏君紹介請圖
竝述賓朋如市金玉連壁寅也匪茹敢猖狂而走筆惟昔殷箕
之叙疇也壽稱五福之首堯夫之扁窩也樂乃居身之珍智樂

如水仁壽崗陵翁樂而壽旣智且仁高堂勝宴與瑤池而彷彿
南山作侶呼白雲而與盟理可必數可循或競歲於王子或比
醜於羨門林類無足尚金母與之賓喜青芝之獻瑞慶玉樹之
芳馨上帝錫以純嘏太素假以玄精附芳名於丹會與至人而
同揆彼殤不減豈翁所爲天之生物惟栽者培雖無心於繁祉
自與德而相隨噫君子萬壽微若翁吾誰與歸

嘉靖癸未新正吉日蘇臺唐寅撰並畫

壽楊母朱孺人七十序

序曰孺人楊子時毓母也楊子家郡城友吳子良璧鮑子復之
號莫逆吳子鮑子每入城館楊子久之不厭余家食因吳子鮑
子識楊子間語吳子鮑子曰何楊子之能好客也曰楊子母賢
有陶士行之母之風否則楊子能耶余曰孰爲戴逵孰爲張夔
俾楊子顯顯不泯泯母耶越己丑鮑子第進士選御史余聞之
爲楊子喜曰楊子有戴逵矣庶幾不泯泯母耶久之吳子過余
官舍俾文焉壽母余曰鮑子爲戴逵子爲張夔當不泯泯母壽
孰大焉曷余文曰第文焉以徵余曰逵不逵在鮑子夔不夔在
吳子壽不壽在母文不文在余夫七十者古稀也母壽矣余曷

文無已則文之屏山之歌歌曰屏山兮巖巖盤古今兩間願夫
人兮壽如此山又文之練水之歌歌曰練水兮齒齒到海兮萬
里願夫人兮壽如此水曰達在鮑子鮑子責也夔在予予責也
予也夔不敢夔楊子獨無責乎余曰陶不陶在楊子楊子責先
哉勗哉余文焉於是乎徵

嘉靖十年辛卯閏六月朔

賜同進士出身文林郎知嘉興縣事友生黃訓書

楊北菴翁夫婦七十壽序

楊子達之占籍金陵京兆庠生也余壬辰釋服卒業國學過楊
子之居館之以鄉人之好焉今年甲午旣往而復再閱歲矣春
暮聞其尊翁且至余獲接拜就子列立堂堦之側日一下見與
之語語叩之響答與之食食衍衍如也頃之余南歸則翁與達
之亦偕歸矣及屢燕見猶昔也是年秋復至金陵與翁遇諸塗
而嘻咲昵悅語意勁滑視昔過之余曰異哉何其壯也直五十
許人耳楊子曰明年十二月吾母七十又閱歲六月吾翁亦七
十其彊健相等章無似所恃以慰朝夕者此耳余曰異哉翁得
之厚又厚於其配楊子何幸得之父若母如此也夫婦齊惠而

隱古今所稱者三人冀缺梁鴻龐德公而已三人史不著其年
歲設其年歲皆老未必其壯皆若是也卽壯未必與其婦皆若
是也卽得之婦未必得之子如楊子兄弟所以承顏服養以怡
其天年以成其壯適者也卽其時未必優之以禮教崇之以逸
政至和所披拂而盛治所涵浹也是故迹以逃遠事以冥息費
以約省慾以澹節豈惟丘壑之恬實亦農圃之寄如三人亦容
有不得已而退者哉不可知已而翁何所需此

聖明在上太平熙洽風物融阜情景諧叶何獨於今崇古則罕
也已異哉翁夫婦也陰陽有生不生之機異哉翁夫婦脩四
時之氣也冬至陰之極也冬至而一陽生至於二陽微而著矣

是爲十二月而寒蔽方固陰之不盛陽生不著也陽生而陰不
窮矣夏至陽之極也夏至而一陰生至於二陰微而著矣是爲
六月而炎暑方酷陽之不盛陰生不著也陰生而陽不窮矣陰
陽夫婦之道天地之大義也異哉翁夫婦脩四時之氣也而不
息也請告我知楊子者各以其時壽之廉爲之叙翁名彥英字
德威別號北菴配汪氏達之其仲子也長仲亨季仲澤云
嘉靖甲午歲冬十一月之朔邑人竹山程廉頓首拜書

菊庄記

月令曰季秋之月菊有黃華又曰是月也霜始降草木黃落霜
降木落肅氣盛也肅氣盛而何復有菊之華哉于焉可以觀天
地好生之仁于焉可以觀天地篤厚之公于焉可以觀天地合
愛之大內弟楊時中善通物觀菊以已而有通焉遂號菊庄余
曰萬物皆備於我何必菊哉菊庄曰不然我生不辰我伯旣謝
我兄亦凋以零我之宗祖如綫之緒在我而我孑然以生而其
生又適九月九日天其示我以菊而菊不有通於我乎余曰天
地生物之理不以氣之盛衰而有止息故無秋無冬而生物之
功常著焉菊之華於天地之旣霜也非天地好生之仁乎天地

好生之仁因物而篤焉故栽者培之傾者覆之天地何嘗容心於其間哉而菊之華於草木之既落也非天地篤厚之公平天地之於萬物一而已栽培之者固篤厚之也傾覆之者亦玉成之也莫不有至愛存焉霜菊黃華草木黃落非天地合愛之大乎善通物者通乎此而已矣通乎合愛之大伯兄父祖其今日之根柢而我之今日其伯兄父祖之華敷乎九月九日對菊舉觴對華思實無忝爾祖父其善通物者乎通乎篤厚之公念爾祖父之身之孑然孤立既漑既培懋修厥德九月九日對菊舉觴對華思生無忝爾所生其善通物者乎通乎好生之仁生此秋霜挺然自振以樹於世時不能我限氣不能我阻九月九日對菊舉觴對華思茂生生之仁無愧於天地其善通物者乎通物而不通乎理是一物耳真與草木同朽腐者也何貴於通物乎哉菊庄曰我聞子之高論而得從事於茲已十年矣敢請記諸壁以示不忘余觀其孝事吾舅氏而勸勸於其諸先亡人是誠有得於吾之說矣余故許之曰楊子善通物宜記以歸之

嘉靖庚子春正月十日外兄晴石汪燁記

贈上林大尹守齋楊先生歸江南

守齋楊子於戊戌歲將之任上林過賓訪予於東園草亭延之坐而茶焉美丰姿善談論動止閑雅予洒然異之旣乃作而言曰聞上林夷方也其民狡其俗漏種寇之窠豺虎之穴也不可治也請先生教可乎予曰古之善爲吏者不擇地而化昔孔子欲居九夷蓋天下無不可化之人也顧自處何如耳楊子唯唯而退入上林居無何芳名藉甚其律已也廉其待下也誠其禦寇也嚴其用刑也恕百姓皆欣欣然曰是我父母也不忍欺也予聞之曰古有循吏楊子是也但恒以母疾爲憂不樂進取朝夕夫妻相對悲泣每入賓見予戚戚然憂形於色詞往往於當

道者乞休當道者知其賢亦往往勉留之予亮其孝廉甚雅重之乃今辛丑大朝以有疾解官府檄至楊子適在賓見予欣欣然曰吾生矣吾得見吾母矣予乃喟然嘆曰是真所謂一日養不以三公易者也前日之言信不妄矣客有問予曰楊子之賢如此而超遷固宜胡為乎遽止於斯也予曰其去也府司之行若迫於其請也此楊子之心嘗以告予而予所獨知者也其淹三年而不見其超擢者則不在楊子也抑又有說焉子不見漁乎有二人漁於濠梁一人直鉤無餌終日而不得一鱗一人曲鉤芳餌不崇朝而獲巨鱗數十夫漁一也得不得其用心殊也吾聞楊子不求浮名不諛上官守正俟時是猶拙於漁者也安

得漁乎昔有一歲九遷者太史以巧宦目之視楊子為何如人也賓士聞之皆以予為知言遂書以贈楊子楊子名仲源字時清守齋其別號徽之歎人也

嘉靖辛丑仲夏月前山東道監察御史嵩山河南馬錄撰

送前屯叅軍玉門楊老先生謝政歸新安

君家住在黃山崦我在西湖曲裏居只隔隣封二百里同來此地五年餘風流為政官齋冷老大從戎客計疎話入離腸無限恨孤雲薄暮轉躊躇

單車行李向榆關歸路黃霾縹緲間涼雨乍過高嶺驛秋潮正上富春山一尊蟻酒須臾盡萬里鴻音那得還五葉人參未堪

採贈君惟有淚潸潸

聞說齊雲道士家每留僊客養丹砂楊雄宅裏多玄草秦女溪頭有落花避世琴書初整束征倭戈甲正誼譁歸來不管人間事白石青精老歲華

歲丁酉六月一日寓瑞州館虎林鍾懋頓首拜書

慶逸翁楊先生七袞序

楊翁時毓少業舉子志於用世弱冠游邑庠交游皆時彥人方屬目遂厭苦羈束以舉業爲不足事者迺絕迹庠校求志家隱時出郭外寄傲別墅偕同心舊游詩篇發志壺觴遣興花卉怡情囂囂陶陶若有獲於其心而自適其性者因額其墅曰逸庄以昭志也能言者爭歌詠之今年屆七十壽五月二日懸弧辰也其姻戚謁言於予以壽之因推其額庄之意以語楊翁且以憫天下之勞而欲自信諸其心也嘗云聖賢之學以叅贊爲極然非用世不能遂是故孔孟汲汲於時以身勞天下不敢一日求爲自逸之計蓋懼吾責之不塞焉耳至於歸魯之念旣興去

齊之志已決則又未嘗苟徇於天下而有一毫意必之私聖賢
卷舒誠萬世出處之楷範也彼隱者以高潔爲見然斯世而
果於逸遜揆諸聖賢不亦過乎楊翁烏得而踵之竊意楊翁誦
法孔孟敢自悖其家法哉其必有激於衷而後有取於彼有審
於已而後不嫌冒乎此歟蓋嘗念夫求進而不知退者之可哀
也彼之進旣非聖賢利天下之心則凡可以固其不退者將無
所不至形瘁心勞志汚行苟身且危殆是故達士先機求適所
志夫然後隱者之往而不返真若鳳凰翔於千仞之上而非繒
弋之所能及也楊翁之逸其有感於斯乎今茲之壽其始心泰
身安形全神固之所致歟自茲以往能身體無逸之訓心求日

休之美則踰耄望期以躋大壽慶孫曾之成享隨班之養怡然
於暮天無懷之境則人皆曰恒人勞而罔功逸庄逸而有成此
固楊翁之餘事而亦庸非黃流玉瓚之注耶乃因來謁而序

嘉靖壬戌夏五月吉旦

賜進士通議大夫戶部左侍郎前刑科都給事中三峯鮑道明
撰

逸庄公七十壽說

楊君時毓號逸庄請言於思菴子思菴子曰何哉所謂逸者異
乎吾所聞人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命也綱常物理孰非性分
內事兢兢焉以求自盡猶恐不逮而况乎逸古今成敗之迹可

按冊考也其有逸而成者乎聖之聖者莫如周孔周公之告成王備陳王業之所由起而無逸之戒尤諄諄焉孔子以生知之資乃曰學不厭教不倦此其謙抑之意蓋將以身爲準也今而曰逸其何以訓楊君曰至哉先生之詔我也雖然抑有說焉予幼而肄業得從諸名勝後亦欲砥礪以求奮庸於時及觀仕進者奔趨成市囁嚅趨趨役役疲神曾無止極豈將行其所學不過競名聚利耳吾以藐然之身馳驚駒隙之境得非惑與且世變之異久矣咲談未畢而鉤距隨生宴會方終而風波旋起爭奇鬪巧逐物移情何其心之不憚煩也乃遜居避世營墅以自怡號曰逸庄今年七十矣庶幾遂初志焉思菴子曰俞志則嘉

矣吾恐君之鄙乎外者遂遺夫內厭夫多事者而并忘其所有事也彼陶元亮之清風高節非天下之所尚與不肯束帶折腰而乃肆勤秉耒此何見也觀其自賦有云四體誠乃疾庶無異患干可以窺其旨矣許行並耕之論意無獨殊孟子乃辭而闢之歷舉堯舜之憂勤分列大人之有事則又何說也乃知欲心之逸者必勞其身欲身之逸者必勞其心聖賢之言雖千載而一揆矣君以古稀之年而有多男之慶課以本業古人所謂勞我以生逸我以老者其庶幾乎不然遺落紛華逍遙物表此固方外者之所高而非君子之大道楊君曰確哉論請書之遂書以爲楊君傳

嘉靖壬戌夏五月吉旦

賜進士通議大夫兵部右侍郎前奉

敕總督兩廣等處地方軍務兼理巡撫思菴鮑象賢撰

贈楊杏莊先生序

玉川許子杏莊楊子皆習於予楊子治軒岐之術既盡其術矣
又從而四方偏訪諸名哲術益精投之輒效應楊子遂以幼科
專門云許子晚有子病泄諸醫療之弗愈許子怖間以請楊子
楊子往視之曰兒之質也弱其泄也久燥之滋不愈盍調其中
始餌以參朮劑加重焉邵媿見之駭乳食資以峻補不幾懣乎
許子室基之飲未盡藥也楊子異日往怪弗果效許子實告之
楊子曰第飲之盡也無患藥凡四劑而病良已許子喜操幣金
往謝讓弗受許子言於予予以詞楊子語云治未病易治已病
難治大人之病易治小兒之病難子之術隨施而效許子之子

今又效矣何哉而能楊子曰古人不云如保赤子心誠求之雖不中不遠矣夫痛欲摩癢欲搔饑欲乳困欲舒子凡不能言慈母字之適其欲者什而七惟醫之已疾心猶慈母然諦觀其色審聽其聲咨察其情性藥投其効應什而三若夫寒則溫之熱則清之實則洩之虛則補之急則攻之緩則理之者諸有往程人人之所睹記時而宜之存乎人耳予曰嘻信善哉金石可貫况赤子乎赤子固有知者子率是而行將靡不售名何啻竇氏之藥而生活者將靡不濟何啻許子之子也勉哉予有所試矣許子請書以贈楊子予亦不辭焉

賜進士第承直郎戶部清吏司主事眷生曹樓頓首拜贈

壽三谿楊公六十序

余所聞三谿公誼至高未習謁史竊私心嚮往其爲人江生秉厚則素習予實于公爲甥今年公春秋六十所矣江生將鞠膺奉觴爲公壽則抵余問脩酌者之辭余才薄無能役亦惡足以壽公夫德壽徵也涼德在躬卽會有天幸而享遐齡其非壽類甚明竊惟公之所自爲壽者取類多矣請得撮其質行一祝誦之公爲人倜儻負奇氣性簡夷澹宕與人不設城府務急人之困顧一見輒令人心醉事親能以色養委婉中其驩心遇昆季尤相得歡甚其孝友蓋天性也少讀書攻苦下帷一日自念曰士不兼文武不足重任吾齷齷老此奚爲復閱武經古陣法旁

采將傳星曆風角諸書時青人善騎射公從遊盡其指授已復授劍術躍馬彎弧慷慨自許遇賓客輒亟呼酒浮白大飲飲可八斗醉後能爲激楚結風之聲臨池輒有逸志捺管蠅頭拓簞方丈無不如意中年三捷武闡雅爲超距者雄項部使者召公公謝不往使者曰生行亦贊幕中畫耳非直以衝鋒破敵爲軼三往卒彊應之居市月器械利卒服習僉謂邊邑多瑕安得文武具備如公者爲之蒐繕無何乞襄母大事哀請終制衆士卒爲之流涕低回不能去云比歸盡去驕氣態色深嗜黃老之言常謂靜默可以補病背城可以休老寧可以止遽時偕友人相與岩棲以觀室旁故有一園去室百步而近時課諸孫讀書非

有故不輟業坐久則蒼頭供茶具薦沈水香息則擊石磬什數聲倚木箕踞澤劍首一切妄想諸取盡脫離之夫公故豪舉負意氣不受睚眦于人而至其然諾不渝視履無缺孝友敦睦壹稟于肫肫則又篤行君子矣而厥孫振振傑然雋異芝森玉矗其爲克家庀宗不亦赫赫乎哉迺公齡超而天定駐景桑榆當必有佩玉曳綬舞蹈于其側者由斯以譚壽在于公蓋期頤未艾矣何論今日

萬曆乙未歲孟冬穀旦

賜進士出身吏部考功清吏司主事眷侍生洪文衡頓首拜撰

壽仁宇楊翁七十序

余以友人汪士能父子得交楊孟公茂才孟公學超訓詁之外而不詭於古文中出經史之中而不倍於時其人溫恭凝重有遠畧定力他日定爲國鼎臣每見未嘗不肅然起敬爽然自失也久與之處則知其得之父仁宇翁云翁少治舉子業其從弟司徒郎受學其友余邑令洪公兄弟師友間相得甚歡無厭而體弱類何平叔皇甫玄晏涉思苦輒病累日廢眠食羸劣幾殆矣乃翻然改曰失其身而能事其親者未之前聞况無身耶且我與兄俱未抱子奈何效鑿心吐腸反胃噦肝輩而微倖不可知以貽親憂於是却筆研默坐習靜吹吁呼吸吐故納新久之病脫

然愈佐以藥物自素問逮六技四家諸方術悉所曉暢切脉望
色取刀圭起沈痾全活人不勝指數而不責精郡邑大夫病使
翁爲之立效欲晉爵一等爲醫曹長不就治父母喪竭誠盡慎
毫末無煩伯兄比再舉子則以爲伯兄後四十而寡不更娶口
授孟公書教之屬文而婚嫁重累日就窘有以自守晏如也孟
公名成著錄子弟籍者衆以其月奉奉翁餘子亦各有生計翁
稍就閑而益孜孜爲善正家禮定祀儀謹天戒順時令言必顧
行行不愧影子孫式化輯睦如一身卽諸子婦同釜而炊更衣
而出易乳而字和氣盎然洪公沒念之不忘以孟公伯子室其
女孫令彌篤世好所見聞困厄若已有之委曲拯救乃已視人

疾暮夜風雨不避人人稱翁長者莫不願長有翁而翁春秋七
十士能父子及諸交游屬余致祝史之辭余聞之爲道家言者
曰道德爲父神明爲母清淨爲師太和爲友爲養生家言者曰
不以身害物非惟不害乃濟物而忘其身忘其身而身不忘是
爲善攝生爲醫家言者曰非仁愛不可託非聰明理達不可任
非廉潔淳良不可信是三家言翁胥有之參同契不云乎懷玄
抱真含精養神累積長久形變而仙迹翁行事雖老彭喬松可
坐而致也祝何加焉翁初度之辰在仲秋廿日不浹旬而孟公
登賢能書以此爲壽不更歡乎孟公謝曰家大人定內外之分
辨榮辱之境若宋榮子遙不悶撥不跂若北海若衛生之經至

人之德若南榮趨朝轍見獨若女偶不藏是非美惡若諄芒是以瘠而全危而安屢空而自足小子無似卽倖一第於家大人猶塵垢也諸君子以小子知年愛日無所解於心惠之嘉言爲豆羹觴酒侑則可謂云爾矣余曰知父莫若子翁樂天知命非三家言所及眉壽無有害得孟公而爲之子豈偶也哉士能命其子與其友籍而授孟公誦之庶幾翁一粲

萬曆戊午仲秋之吉
賜進士出身通奉大夫陝西布政使司右布政使兼按察司僉事

予告前兩任浙江山西按察使七任江西河南四川山西陝西

左右叅政五奉

勅提督陝西學政整飭江北西洮岷兵備督理山西糧儲翰林院脩撰

國史官通家侍生李維楨頓首拜撰

奉賀仁翁楊老先生七十壽序

余兄弟與楊伯子孟公生同時居同里學同方髫年爲莫逆交其尊人仁宇先生長先嚴二歲蓋世講焉開樽命醉鼓腹歌呼非相對則不歡泛水登山觀花步月非相攜則不樂悅述所喜鬱發所懷非相證則不暢數十年一日也先嚴少以孱弱廢舉子業弱冠甫健六十頽然老矣乃先生壯年猶不勝衣舍伊唔而攻軒岐至五六十愈壯而矍鑠如常迹其所遇先嚴從不問家人生產而先生拮据家乘竭力襄大事殯伯兄稱貸俱窘孺人又繼之凡課兒娶諸兒婦下逮出內應爾茂不手操之何神王乃爾蓋先生天性敬慎而賦性柔弱尤絕外馳且精導引家

言微察鼻端詡詡然殆思慮寡而志氣壹者壹故靜靜斯恒恒
乃久矣觀其平居尚猶商求祭事血食亡兄以歲時篤宗盟之
好以姻戚聯故舊之交慕義敦仁孜孜不倦固盛德使然要以
均調欵曲非心思詳細不及此若夫視疾起危不辭旦晚而卒
耻言利特寄焉而非所役也莊生曰流水不腐源深則流不息
物孰能腐之故凡見山水而休焉者神不勝也先生蓋終日動
終日靜神行官止無損其真曷異乎年日高而神日王乎抑竊
聞之男子七十而精氣竭則自今以往又宜嗇守時也且伯子
學破萬卷旦暮雄飛諸子各力所業亦無可營先生神者先生
何不並歛一切專心內視坐享伯子祿養而屢受如子之封則

夫稱百歲之觴今日蚤已持券矣余兄弟誼屬猶子不敢襲祝
無疆竊以所願不得者進不識先生其有當乎否

萬曆戊午仲秋吉日

賜進士第大理寺觀政通家眷晚生汪應元頓首拜撰

壽玉峰楊公六十序

甚矣父子之交相成也。弓冶箕裘是貽，是稟工恒工農，恒農賈恒賈士，恒士其脩故業而息之，卽云光大或見異物而遷焉，則必不造其堂不躋其闕者也。服習以裕，後嗣堂構而弗棄，基斯亦交相成之。大都與抑更有超焉者，與余自通籍以來，家食不啻居半徵隱德於里閭，簡英雋於士林，蓋讀禮之餘，多共友朋商畧，則知有楊生子卿及其尊人玉峯公云。公先世故饒，至曾王父上舍王父處士之身，家寢落，諸父昆弟率營什一之利，賈用不讐，公善心計，徵貴賤若列眉，積著化居百不一失，直以母錢厯厯，每與人俱，乃倍稱之息，悉舉歸人，終不以知我貧而多

自予以故所至推重有長者稱諸擁高貨巨商時嘖嘖安得夫
夫掌計公爾忘私庶幾廉賈五之人已胥益也久之業駸駸起
度越中人舉子卿甫離襁褓則謂幼視無誑端非阿保手所能
挾以自隨授之書而習其句讀尋令親外傳卽屬在名流致總
角能文章童子試輒高等鮑奉常深相器許而字以從女孫長
益該洽有聲才傾同社諸文學會公春秋六十諸文學將從子
行壽公謁子脩辭以侑康爵余惟五福首壽厥祝萬千而百年
大齊賢愚未免共盡則可大可久之德業無窮之令名語壽之
凡道固有在於是者公嚴重褻躬懔懔任事彬彬禮士嗃嗃御
家人田祖方社之役必以身先經典幾何無煩諸兄弟之貧者

亦何篤行君子也方其得志於賈以訕舉羸藉如陶朱公父子
力作轉物候時軼前人而上之於富有乎何有顧甚嚮慕經生
必不以貨殖易且獨子虞鄰姑息則義方不肅而成異日者衰
然以文起家大其門而邀有譽命夫孰使子有才而必達無小
用親有美而必彰無以塵市刀錐掩是父是子德業交相成而
令名載而行之無疆惟休卽無疆惟壽昔伯玉行年六十而六
十化而公乃今以久特聞乎諸文學言公術賈而行儒故以身
賈而以子儒此其志不小德業名壽信異陳人以是稱觴應於
公心犁然有當乃子卿騰騫有待而公已謝賈人遊先者指使
微隔神明則以目眚故何哉嗟乎此亦天所以壽公公所以自

壽也賈子所云七尺之形不如寸眼寧第用以入市見金登壟
望利眊然外眩迷五色以自戕聖人爲腹不爲目真人減思慮
專內視韜光固存是非衛生之經耶天不欲盈公以賈先其未
盈而抑之天亦不欲驟公以儒延其算而老子才以厚償之公今
後天奉若辭劇就閒寡欲息機棲真葆素由是而老而耄而耄
期長年長子孫卽以久特聞可耳余又聞羣玉峯頭特多仙子
公雅所自署蓋振衣千仞志行近之縱未必翩翩乎仙而以如
山之壽還之樂山之仁固不卜筮而信矣覽揆初度臘月逼除
其在今茲又適令春屆節越三之日歲惟履端甲歷方周乙復
際乙爰乘泰運若遊環中莫窺其終孰圉其始凡此皆公所自
夷然不屑也

天啓甲子嘉平月之吉

賜進士第文林郎太常寺博士通家眷侍生汪應元頓首拜撰

壽仁字楊翁八十序

余嘗讀韻學諸編得睹楊孟公文學結撰又從小品雜著中得所譜馬圖異而序之殆若中郎之於仲宣謂吾家書籍悉當相與休文之於元禮稱真賞殆絕所以相要蓋有嚶鳴相召悅在中孚者矣每相過從輒抵掌移時因習知其尊人仁字翁長者翁膚澤神王風颺落落望之若神仙中人御天表而翔雲外莫不人人歎服以翁爲有道者也今年翁登大耋矣其步履蹶蹶飲噉笑語健壯不殊於疇昔則又莫不人人作天際真人想已翁少治儒業與洪京山友善從弟司徒郎師事京山翁相與發憤下帷亡何病疴羸遂罷去受軒岐業病良已嘗謂醫者意也

其意主於壽民而其道務於瘡民之病又謂人之元氣充勃融
徹於膚革之間冲然而甚微泊乎其易危絕不爲一切擊搏震
撓之奇而於醫之藥性脉理病機治法經絡運氣六者研究入
微所全活人甚衆居常逍遙自適瀟然環堵之中晏如也惟務
孳孳爲善日計子若孫而訓之以人事之不可不修天戒之不
可不謹禮教之不可不遵也庭闈之內穆如清風卽昭明之不
須身外伸回之法化聚落方諸前軌未易或先惠心灑氣結爲
大年南陽菊水若已有之又奚必駐顏於吐納順養於參苓乞
靈於鍾呂爲長生久眎之術乎哉友人詹君抵余問脩酌者之
詞余惟自昔言壽者必歸之仁仁者之樂則恒寄之乎山翁孝

友敦睦壹稟於肫肫仁之屬也而勝遊珍觀徜徉乎黃山白嶽
之間縱眺乎楓柟竹箭之上虛綠葆真其樂也陶陶後天地而
凋三光皆是物也彼且以天地爲遽廬以古今爲旦暮者耶彼
且偕松喬偓佺之屬都神臯而游帝鄉者耶夫榮啓期林類百
歲不衰壽矣然鹿裘帶索拾遺穗於故畦此特山林枯槁者之
爲若翁世德單厚子姓兢爽芝森玉矗振振繩繩豈非得全全
昌乎昔汝陰平活筭傳授簡武平寬恕譽隆升卿天道運行詎
身而不享其樂者朱紱方來遠過其歷余以此爲公壽徵也覽
揆之辰車馬容至自四方或壽以金琅玕或壽以雙玉盤或壽
以交梨巨棗之奇聚族而進言人人殊余獨遙睇三天子都之

烟光爽氣載賡載歌將以七聖爲賓四皓爲介冥靈執爵華封
人祝之曼激楚于岳肩振結風乎林木嘗試以練水爲上尊紫
邏爲加豆先之以佳兒申之以聞孫翁其掀髯而舉觴庶幾衍
衍爲一引滿哉

皇明崇禎元年八月甲之鼂

賜進士第贊治尹中議大夫奉

勅提督軍務撫治鄖陽等處地方都察院右僉都御史通家眷

侍生畢懋康頓首拜撰

奉賀楊翁仁宇先生八十壽序

仁宇先生楊翁春秋八十矣手足耳目利便聰明其鬚飄拂其
鬢蒼凝其眉秀起而兩顴鮮波垢言笑恬逸以醫術活人不可
勝紀而亦自善養生市上往來望者莫不指爲地行仙曩者先
大人與翁遊不啻骨肉余與令子孟公遊亦不啻骨肉孟公之
子與余子世世無間噫蓋異姓之家庭哉余里居時出入侍翁
側奉杖屨聆警欬罔弗古若念昔先人見父之執余心實未之
敢懈于翁之開七十捧幣造門張不斐之言于堂雁孟公而前
舉觥上壽孟公鞠脰侍酒飲食鼎酢猶昨日事倏而八十則翁
之得天獨厚而孟公人生之樂故全色養益純何必日脩三釜

也余雖先着進賢而朝夕王事三釜不逮二人孟公卽孟水豆菽亦可懽孺昔者同爲人子余今欲求一日爲子而不可得是翁之所讓于先大人者少而余之所讓于孟公者多寧不屆翁誕辰而撫心企羨耶况孟公海內知名耕耨播穫第俟歲耳孟公有子又克紹世業出即驚人每見良醫之後必多顯者簪紳甲第身被綸褒爲世耆舊翁將轉盼俟之乃知仁術可以濟世可以延年可以昌後是翁之開八十也第他人之壯時也孟公之稱壽於翁也正嬰啼之在膝也一堂之上老人煦拊其子姓子姓扶持其老人回憶十年之前筵几之側有余而杯瀝一吸以盡大白不浮以馳衷言無諱以吐兒女童僕遽相呼役此一

時也出處異致眇余天未惟翁之子若孫佳辰穉節賞心樂事年年春酒以介耆壽然則孟公視余孰樂而孰勞哉奉長生之父課慧業之子身席珍之聘樂哉孟公余何繇復覩此事則又企羨孟公矣身在春明未能與翁諸父執孟公諸兄弟放棹西于晚歸緩步雙虹蛺蝶兩塔峻岫話家人父子之常得以自恣其胷臆所爲益不能不戀戀於翁之懸弧也因次之短歌屬余弟若子登翁堂歌以侑觴歌曰天上老人朝北斗地上老人祝南山仙凡難得者壽耳翁今髮鶴童之顏舉履一發尺可四不策鳩杖行等閒市壺活人年月久種來杏株大如斗囊無餘錢架有書憑將陰德兒孫守老人竭來簡黠之莫不伊吾當戶牖

快哉老翁更何求千歲貽謀百慮休眼迎纓蓋聯蟬頭朝回牙
笏登牀投曾記兩家遙相見德星所聚驚山縣奉翁几杖喜不
禁去今周載聞康健祝聲更祝南山高早晚蒲車出帝郊繇
來國老皆人瑞良相行看羽翼勞歌闕惟翁更爲之加爵
崇禎元年戊辰秋仲吉旦
賜進士第文林郎浙江道監察御史前太常寺博士通家眷晚
生汪應元頓首拜撰

奉壽仁宇楊翁八十初度序

余爲諸生時與楊孟公締社屬文交相善也清泉僧舍上下今
古露朝月夕研摩詠歌寄託殊高故自有天際真人想因稔習
其尊人仁宇翁蓋耆年碩德而善病善已病則半生若固然其
善病也天爲政賦畀特弱凡陰陽寒暑男女飲食入遊之適者
已觸之危其善已病也人爲政屏嗜却紛凝精戢慮審脉理酌
刀圭佐之日以心行禱凜凜惟負愧影衾或滋譴戾是懼用能
形神交攝且餘波及人諸以病來者各有起色去清標至性名
德仁風貽厥子孫寢以翔洽雲杜李宗伯人文詰匠爲孟公知
已於翁之稱老也叙述三家言亂以漆園語行觴致祝信而有

徵會余北遊橋門尋通朝籍職事旁午十年以來僅兩登翁堂
得翁清勝問及共孟公把臂論心半晌而已今秋值翁大耋復
越在三輔無能從賓介後旅進一卮而孟公門下士凌太學及
諸知交謀脩酌者之詞僉謂宜莫余若余將藉手冀翁加爵是
正有富於余心竊惟天人之際難言觀於翁而信人道邇天道
未始遠也謂天厚翁而進取方殷輒以孱軀見阻逮稍能事親
從兄守身樹類而靜好之絃中斷家復不溫強梁者或有以加
翁日翁旦暮人翁無能以盛氣報橫雙眸諦世法厚於何有謂
天薄翁而夙疾令得祛天年令得盡斯已不薄矣矧有子而才
賢如孟公有孫而才賢如孟公之子若諸子諸子子悉稟家訓

雍肅相將曾孫岐嶷望而知爲國器繇壯而彊而艾公不及中
人繇艾而耆而老度亦中人不及至八十日耆禮在杖朝而却
杖步趨聽徹微視及遠作蠅頭字閱袖珍書纖悉詳明康寧大
勝疇昔優遊以安善養祿養行且及之殆彌引彌長大齊未足
以限塵世幾多此人瑞耶天不任厚亦不任薄人事盡處天心
見焉翁家子雲不云乎天不人不因人不天不成夫自然無心
於稟受譬如瀉水着地縱橫流漫無正方圓天之因乎人也元
氣一惟所斟酌譬如飲河挹海量各有極概滿盈虛亦天之因
乎人也天篤生人靈承本來具足第無速盡於衆酌之尊此後
天而奉人之成於天也天嗇予人善取本來缺虧不妨冒貪於

得仁之欲此先天弗違亦人之成於天也翁稟受如彼斟酌如
此窺之後天進之先天經綸生心造化在手醫藥導引直全豹
之一班計當無不可致之祥以昌阜厥後區區侈延耆耄期願
之曆不猶一呖於戴晉人之前哉凌太學諸君試籍而觴翁翁
必爲余掀髯脩爵無算孟公從旁將無曰是夫也多言徒拾得
吾家子雲牙後慧耳

崇禎戊辰仲秋穀旦

賜進士出身中順大夫直隸保定府知府前戶部雲南清吏司

員外郎王事奉

旨監督新太海運二倉通家眷晚生方一藻頓首拜撰

仁宇先生像贊

通家子汪應元

山澤癯道自腴參玄旨契異書壽人自壽出其餘久處約不改
樂宜子孫成述作雞羣鳴和凌霄鶴瞻儀表眸子瞭骨峻嶒神
天矯莫名其器欽其寶吾臯也貴老謂其近親而今也思親彌
以貴老深有味乎古人之言善養祿養遠志小草

楊孟公像贊

太泌山人李維楨

逸情霞舉遠韻風疎五車腹笥三管手書據梧而吟帶經而鋤
環堵之室儋石之儲于焉子舍于焉學廬上下千古往來六虛
清明在躬名利泊如南山隱豹北冥潛魚天也既定人其舍諸
又
白榆山人畢懋康

瀟然環堵穆然端居亦儒亦俠匪癯匪腴所得而貌者廣頰
豐下渥頰戟鬚所不可得而貌者骯髀傲世之骨灑落軼塵之
度與夫四聲指掌之韻學萬卷蟠胸之異書彼夫箕踞自如孰
非其廓然已見其不凡逸如在羣鶴俊若摩雲鶚吾且按圖索
之其中有精莫可摸索相將問奇字而叩玄鑰

又

通家沈匡濟

而韻脩然而骨冷然而衷油然而趣泊然遁於人而全於天青
衫拖沓老作蠹魚一似尚有待焉而孝友端方之映徹於中外
也其真關西之苗裔非耶

又

盟兄黃允交

是子雲裔能識奇字止索聱牙鐘彛欵識耳而觸之牙有慧說
詩解頤有孝有儀不波以隨不崖以巖溫其如玉非子誰出典
入謨右書左圖簡語不疎奧語不枯以敵作者寧撓膚是以神
淵度澗替顏飄髯窺其圖者疑以爲藐姑射之僊也

又

友弟余位

而胷正而膚清而骨勁而意平髯如戟眼如衡聲諧律腹笥經
爲理窟入詞林妙說法遠遊神率至性恣癡情甘一蠹傲百城
謀已拙急人殷腸獨熱膽共傾自教兒善養親無長物不失身
久爾習欲爲評聊擬議頓分明心是佛皮皆真聞其語見其人

孟公先生小像贊

社小第汪瑤光

溫溫其人出風入雅噦噦其音雲興瓶瀉是諧聲宗嗣草玄者
惟爛然貢此九苞於河清麟出之時斯覺方州部家之說雖奇
終不如美髯之登明堂而奏大夏

又

晚教下蔡融

望之儼然也曰禮度以爲閑測之淵然也曰環應而無端叩之
鳴依之憐習之而疑畏釋然也曰長者言儒者行領袖後進登
作者之壇吾幼而聞長而見祇今飲河自知貪與周旋也曰學
之所益體之所安

楊子卿像贊

汪元琛

望之融然如春搏空卽之冲然如韻在桐其律已也高而不戾
其諧世也無是非之別而自不失其所存於中我與之居十五
年矣氣不厲色不武而言不雄今也一簞一豆謀朝夕而不足
人方以爲戚子則一嘯一咏瀟灑而送日月終不自以爲窮此
其爲德之充乎

孟觀姪像贊

近屬叔貞一

炯而眸倩而輔履翩翩適栩栩表文弱衷健武希儒將易良賈
吾家駒誰其侶曾聞祭征虜雅歌投壺而子長於畱侯亦云狀
貌如婦人好女

子卿姪像贊

近屬友叔貞一

和也與心就也與形惟聲若氣亦冲以平虛衷考藝密意親仁

指標神會齒及情殷應求靡倦信諾非輕紛有內美重以修能
爲谿爲式而王先生其斯以爲吾家子卿

已仲姪像贊

再從友叔貞一

神自王貌故颺軀如面不狹長虛心實腹豫以康語特諧默無
垂簡其度曠爲懷小時了了大應佳廉吏孫韻士門情累遺慧
識存素絲之質堪入林吾是以冀而修持行而所知令色目而
爲千里駒而且幡然曰臣叔不癡

水源行贈如松弟

男兒落地懸弧矢命以四方輕遠邁萬里雄飛終首丘樂所自
生履自始如君父祖亦奇人率爾辭家若避秦藏市謾操高世
術成都穩繫異鄉身年光閃倏隨奔電幼壯艾耆交歷徧丈人
客邸更長征弱子呱呱無眷戀寧知死別踵生離兩地無聞兩
地悲悲哉人窮斯反本祗今有爾未忘歸歸視松楸濡露久滴
酒陌錢奚自有再拜攀號呼媪翁遺子旅孫應識否莫徹親加
土一杯煩憂填臆淚盈眸生疑遠志乖仁孝忍薄蓬蒿逐騎騶
五世一身如綫脉奉先昌後同斯德永慕懷從孩赤來純禧報
自雲仍食君不見維水有源先祭河一葦徑渡勝峨舸此日安

貧政不惡請看四子新頭角

愚兄貞一

合族展墓祝文所稱呼列祖者叱名加姓龐雜無章今一
一與正定別為填諱附載左方并及遠近分支俾後世知
所稽守云

宦徽始祖天一叅軍府君孺人周氏

二世祖地一處士府君孺人汪氏

百三處士府君孺人畢氏

百四進士府君孺人程氏

四世祖
五世祖千二集正府君孺人方氏

六世祖萬三學士府君孺人汪氏

右河西龍船頭

三世祖玄一處士府君孺人吳氏

九世祖榮八處士府君孺人余氏唐氏童氏

右 上宅

余唐童三孺人實葬古巷口於此兼祀之耳據禮自不宜虛賣矧即以是日先享也

八世祖正十二憲史府君孺人趙氏

右 馬面山

府君蓋卒於陝西此以衣冠與孺人合葬耳

七世祖端三提領府君孺人方氏

九世祖妣榮八孺人余氏唐氏童氏

華一處士府君孺人黃氏

十世祖

華二處士府君孺人江氏

右 古巷口

天一參軍諱通始家徽歙

地一處士諱清天一公子

玄一處士諱充地一公子有子六人其第六子則客寓南京上

新河支及聚居西郊支之祖

百三處士諱思義玄一公第三子有孫二人其一三傳而遷居

德政鄉為楊村遼東支之祖其一任大都教授遂家焉原於

世居徽城支無與第因同葬而祀及之如堯蘇貴六公石塌

頭列四十一公之類耳

百四進士諱思成玄一公第四子

千二集正諱慶孫百四公子有子二人其長則客寓蕪湖支之

祖

萬三學士諱鼎千二公次子有子三人其長則大塘冲支之祖
端三提領諱申萬三公次子有子三人其長則遷居吳輝支之
祖其三則復初支之祖

正十二憲史諱文貴端三公次子為世居徽城支之祖

榮八處士諱子紹正十二公長子

華一處士諱永昌榮八公長子

華二處士諱永芳榮八公次子

刻譜告成印裝三十五部取剛健中正純粹精七字字各
五編編定收藏主名原板即與銷毀

剛字一號華一公支

彬等

剛字二號貴二公支

輝等

剛字三號貴四公支

屋榮等

剛字四號貴七公支

光亨等

剛字五號貴九公支

大任等

健字一號貴十公支

觀光等

健字二號貴十四公支

季弘等

健字三號仁一公支

坊等

健字四號仁七公支

顯烈等

健字五號仁二十七公支

前列等

中字一號楊村支

中字二號遼東支

中字三號全椒支

中字四號南京上新河支

中字五號聚居西郊支 仲域等

正字一號貞一 正字二號之基 正字三號春坊

正字四號春先 正字五號繼恩

純字一號成烈 純字二號嘉 純字三號吉士

純字四號朗 純字五號有庚

粹字一號坦 粹字二號至謙 粹字三號至立

粹字四號德鐸 粹字五號顯烈

精字一號屋初 精字二號大仕 精字三號日光

精字四號自榮 精字五號錫毅

跋

先是歲上章受大人命修家譜心謂此殊易
易耳乃按籍殫精人咨戶證幾閱寒暑始克
成編夫太冲十稔不朽者文此雖自一家言
而本支百世關繫不小敢以艱劇為勞顧所
繇艱劇大意亦具見譜中文獻之徵千百十
一庸流大都漫應才雋莫與力襄間一齒及
固多有羨之者正不之癡之者徒棄人間作

樂事糜是金錢歲月莫為益至震源獨肩削
剔工而糜益甚宜義之瘼之者益甚然而兩
人不問也臨摹讐較靡間朝昏此一嘖之深
幸殺青有成彼亦一嘖之追念創始非易因
笑語震源傳稱心如面易著利斷金不同而
同其乃有濟以方今事殆有合焉彼衆孽易
舉豈非事理固然而一瓢衆輿誠未若獨挈
而趨之為愈異日者勉慕義而甘任瘼仍願

我與爾子孫共之震源唯否三心自不同
是所貴於同者經傳旨不相悖信有如阿兄
言往六十二兄平林亦有志斯舉會以冗奪
而適及於余，謂大道為公君子恥獨在禮
祀事為大祠堂何自改觀方賴族中諸賢交
修競爽或無嫌專美而一力當仁或不安讓
人而分載半去惟德罔小行常至而為常成
余兩人子孫若族子孫一叅軍公子孫有無

卷之二